

第三次“左”傾路綫資料

第 二 集

北京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

第三次“左”傾路綫資料

第二集

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維克化而斗争

陈紹禹 著

北京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翻印

1957年4月

第三次“左”傾路綫資料
第 二 集
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維克化而斗争
陈 紹 禹 著

*

北京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翻印
北 京 市 印 刷 二 厂 印

*

1957年1月第1次印刷

1957年4月第2次印刷

字数：133,000 定价：0.60 元

統一書号 003

說 明

为了研究第三次“左”傾路綫問題，特刊印第三次“左”傾路綫資料。閱者限于黨員教員，不得外傳，不得遺失。

第二集为陈紹禹著“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維克化而斗争”一書，系根据新华日报华北分館 1941 年 5 月初版翻印的。

本集的出版得到北京地質学院中国革命史教研組的协助，謹在这里致謝。

目 录

三版序言	1
写在前面的几点声明	3
編輯部的話	4
几点必要的声明	5

(一) 引言

(二) 李立三路線底理論与实际

一、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	9
一、对战后資本主义第三时期的估計	9
二、对第三时期与資本主义發展不平衡規律問題的了 解	10
三、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設及和平政策問題的意見	13
四、中国革命与世界各国革命的相互关系問題	14
二、中国革命底根本問題	16
一、中国經濟性質問題	16
二、中国革命的動力問題	18
三、現在阶段的中国革命性質問題	19
四、革命政权問題	20
五、革命領導权与前途問題	21
三、时局估計与党的任务	23
一、对时局的兩种估計	23

二、革命运动高潮与革命形势·····	27
三、革命运动發展不平衡与一个或数个省区的革命首先胜利問題·····	31
四、时局估計与党的任务·····	34
A 关于苏維埃区域方面	
B 关于反动統治区域方面	
四、長沙事变与立三路綫的破产·····	52—56
五、三中全会与調和态度·····	56—75
一、三中全会應該做什么？·····	56
二、三中全会做了些什么？·····	57
三、維它同志等把三中全会的政治決議变成掩护立三路綫的产物·····	58
A 維它同志等反国际路綫的兩件显明事实	
B 維它同志等繼續立三路綫的实际何在？	
六、三中全会后維它同志繼續立三路綫的錯誤·····	76—81
一、隱延国际決議与上海党的混乱狀況·····	76
二、維它同志等不能解决敌人进攻紅軍的問題·····	77
三、維它同志等对于国际最近来信的态度·····	79

(三) 結論

(四) 再版書后

一、关于反立三路綫斗争中的几部分問題·····	85—129
A 补充說明的問題·····	85
(一) 帝国主义时代的發展不平衡規律問題	
(二) 关于中国經濟性質問題	

(三) 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發展不平衡問題	
(四) 关于中国苏維埃区域中的反革命派活动問題	
B 糾正說明問題	105
(一) 关于沒收和平分土地問題	
(二) 关于長沙事变估計問題	
C 新加的几个問題	109
(一) 关于立三路綫的半托洛茨基主义实質問題	
(二) 关于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綫斗争經過問題	
二、关于反对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斗争問題	129—147
一、四中全会与罗章龙派在四中全会上的反党活动	130
二、四中全会后罗章龙派的反革命活动	132
三、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完全破产	144
三、党内目前兩条路綫上的斗争問題	148—161

附录.....162

(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書	162
(二) 江苏省委常委會議对于中央第四次扩大會議总结及目前党的任务的決議	167
(三) 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員及党籍的決議	173
(四) 温同志的声明書	177
(五) 金奉、松青县委联席會議決議案	178
(六) 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決議案之一	180

三 版 序 言

这本小册子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在上海出第一版，当时名称是“兩条路綫”。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在莫斯科再版，当时因为作者加写了“再版書后”，所以改为現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維克化而斗争”。

时光荏苒，我們党反李立三路綫和反罗章龙路綫底斗争，现已將近十年。十年来的历史事实，完全証明了李立三路綫和罗章龙路綫反革命的本質。罗章龙及其亲近的信徒們，早已作了反革命的公开偵探走狗，李立三路綫也全部宣告破产。同时，反李立三路綫和反罗章龙路綫的同志們，有的則已英勇为革命牺牲，有的仍始終为革命奋斗，这便是斗争双方是非曲直的最好証明。

反李立三和反罗章龙路綫斗争距今將近十年了。本書已經成为历史的文件，本無再出版的价值；不过因为我們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發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于我們党的历史發展中的許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書所記載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發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許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設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但莫斯科出版的本書，在延安份数甚少，因此，好些同志要求將此書加以翻印，这就是本書三版的动机。

当本書第一版时，作者曾在几点必要的声明里說：“这小册子的内容，虽然有些个别的詞句上——甚至某些个别問題上，有些不十分妥洽的地方，但我在今天看来，也沒有再加修正的必要，

因为在我个人及反立三路線斗争中，这已經是一个历史的文件，我自己應該保全它的真实性，批評指責，只有听諸全党同志。”这一段話在小冊子三版的今天，也还适用。因为任何人的思想，历史的事实，都是向前發展的，都是整个發展过程中的一定片段，而当事过境迁之后，再去审察已經过去时期的事实和理論，当然比当时当地当事人容易明白得多。但是，每个忠誠的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离开一定的時間和空間条件来看待和处理問題，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同时，也不能把此地之是，一概看作異地之非；或把異地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此地之是。一切决定于時間和空間，一切决定于当时当地以处之各种具体条件和具体环境。因此，如果我以今日的見解，来修改十年前关于具体問題的历史性的著作，則是去掉历史和事实的真实性，这一点是不应当的。因此，除对个别詞句作必要的註釋或修正外，我对于本書現在不作任何重要的修正。

我們党进行反李立三路線和反罗章龙路線底斗争距今已十年了。当时参加这一斗争的許多主要同志，已經离开了人世！何子述同志早已在北平監獄內痛苦而死；沈澤民（即書中所写的則名）同志早已在鄂豫皖苏区病餓而死；陈原道（即書中所写的列甫）同志早已在南京被反革命所屠杀；夏曦（即書中所写的劳俠）同志早已在紅二方面軍工作时英勇牺牲；殷鑑同志早已因在北平監獄中多年磨折而病死；張子之（即書中所写的戒知）同志早已在二万五千里長征中与反革命奋战陣亡。当本書三版之际，撫今思昔，緬怀为革命为共产主义事業而殉难之各战友，無任愴然！本書之三版，或亦可作为对已故諸战友之一点紀念！

最后，附帶說明一点，本書初版、再版時，均用“韶玉”这一笔名，此笔名，作者开始用于一九二八年夏季作者与其他同志所写关于武装起义問題之一書上（此書系專为我党六次大会代表看的，作者在前面曾用韶玉笔名写有序言）。其后，因秘密工作关系，作者在編“紅旗报”“劳动报”和“布尔塞維克”等刊物上曾用过各种笔名，如：慕石、兆兩等等。王明这一笔名，系在一九三一年底开始採用的。近年来汉奸托匪份子，在許多刊物上故意發問說：“为什么陈紹禹又叫王明呢？”把这說成好像“不光明”的事，企圖以此來迷惑还未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其实問題是很簡單的，每一个革命者在反动政府压迫之下，不能不随时改換姓名的，这是不得已的但同时是最光荣的事情。这些專門出賣革命者的血腥人头版子，大概到現在还悻悻于怀地問我說：“你原来为什么不写陈紹禹于上海，而写韶玉于武汉呢？”換句話說，他們很不高兴他們几年以前未曾捉到作者去領取那十萬元至十五萬元的賞格。当然，对于这种人有什么道理可說？对于这种人的言論根本沒有駁斥的价值。但是当本書三版之時，作者已能用真姓名問世，为使讀者明白前后署名不同的原因，故特附誌于次。

陈紹禹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九日于延安

写在前面的几点声明

一，这一本小冊子，原来只是集合作者在反立三路線时所写的几篇意見書而成的，所以当时命名为“兩条路綫”——“拥护国际路綫，反对立三路綫”，現在因为再版序言的增写，原来題名已經不适合了，特將它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維克化而斗争”。

二，再版書后，一方面是為的补充对立三路線各个問題底說

明，另方面，是為的闡明反羅章龍路線底鬥爭。

三，小冊子後面附錄的那幾種文件，可以幫助同志們更加明了反立三路線及反羅章龍派鬥爭的主要內容。

四，同志們要想更詳細地研究反立三路線的問題，必須想法購買蘇聯伯力國家出版部遠東分部一九三一年所出版的“反立三路線”的文集。這文集里面有共產國際關於立三路線致中共信，有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有各種反立三路線的文章。

韶玉 一九三二年三月於廬山

編輯部的話

共產國際執委十二次全會底政治決議指出：“在中國，有革命形勢，而且在很大一部份領土內有蘇維埃革命的勝利。”中國革命近年來的發展和勝利，與中國蘇維埃革命底唯一領導者（共產黨）內部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密切關聯着。韶玉同志底這本小冊子，反映出兩年來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底實際內容。這本小冊子，是中共進行兩條戰線上鬥爭的武器之一。因此，這本小冊子不僅有很大的歷史的原則的理論興趣，而且有很大的迫切的實際政治意義。

這本小冊子，在國內早已出版了。可是，直到現在，國外僑居的同志們，還不是每個人都已經讀過了。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缺陷，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編輯部就把我們從國內接到的一份拿來翻印，以供給我們的全體同志以及一切注意中共布爾塞維克化問題的讀者。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七日（中華蘇維埃

共和國第一週年紀念日）

几点必要的声明

一、这本小册子是在三中全会決議出版后，利用那时立三同志等停止了我的一切工作的空閒时间来写成的。小册子的第一部份是根据我对于六月十一日決議在中央工作人員会上的發言原則（这一發言我有書面东西交中央）写的，第二部份是根据三中全会決議及当时發表的国际几种決議材料写的。在接到国际十一月关于立三路綫来信时，我檢查我所写的这一小册子的內容，与国际路綫沒有原則上的任何不同（当然有許多問題，我沒有国际来信所說的那样深刻），不过只在大册子后面又加写一段关于“維它同志等对于国际最近来信的态度”的那一段，同时，加写了前面一个引言和后面一段組織結論。以后又开始了实际工作，所以沒有工夫繼續写下去，以致不能批評中央九六号通告以前及九六号通告本身錯誤的东西。

二、这一本小册子是差不多費了半个月時間写成的，当写的时候，多半是写一点被同志們拿去看一点，所以文气有許多不十分啣接的地方——或者重复的地方。

三、这一小册子在国际来信前的一个时期中，的确曾經起过相当的反立三路綫及对立三路綫的調和态度的綱領作用；虽然当时只匆促的抄过三份，但是曾經過几十个積極反立三路綫的同志們看过的，有許多地方也曾經因看的同志的批評或建議而加以补正过的。

四、这本小册子的內容，虽然有些个别的詞句上——甚至某

个个別問題上，有些不十分妥洽的地方，但我們今天看来，也沒有再加修正的必要，因为在我个人及反立三路線斗争中，这已經是一个历史的文件，我自己應該保全它的真实性，批評指責，只有听諸全党同志。

五、四中全会后，反立三路線及对立三路線的調和态度的斗争，絕未有絲毫的結束，而只不过是在国际路線的領導之下来从理論上实际上真正进行反立三路線的开始；我感觉到我这一小冊子对于反立三路線及对立三路線調和态度的斗争，还是有相当的帮助的；因此，我便把它整理出系統的节目来（原来是多少次繼續写的，沒有目次），請求中央將全文向全党同志發表。

韶玉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日上午于武汉

兩条路綫底斗争

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路綫，反
对以李立三为领导的反共产国际的路綫。

1

引 言

中国共产党从第六次大会以来的兩年中，在政治上組織上都
有很大的成績。在李立三路綫未正式形成以前，中国共产党中央
政治局一部份领导同志們虽然犯过許多个别的机会主义的錯誤
（如联合富农、改組派估計的問題等等），但在总的政治路綫上，
还是执行了共产国际及党六次大会的指示。当然，我們深刻相信：
如果没有这些个别的政治上机会主义的錯誤以及組織上陈独秀主
义的殘余，則在成千累万的英勇同志以及他們所领导的千百万广
大工农羣众的奋斗努力之下所得到的成績和进步，要更多和更大
些。自中央政治局今年（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政治決議案發
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內一部份同志便正式形成了一条以李立三
为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綫。这条路綫是与共产国际的路綫
不能並存的。李立三路綫在它形成和發展的过程中，已經給了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以部份的损失和打击。現在共产国际的列宁
主义的路綫与李立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綫正在作殘酷的斗争，每
个中国共产党员應該下最大的努力来从理論上实际上認識立三路

線的真面目，來堅決無情地反對李立三路線及對這一路線採取調和的態度，來澈底卓絕地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以取得和保證中國革命的勝利。

李立三路線底理論与实际

一 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

一、对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估計

要正确了解現在国际形势，首先必須了解我們現在所处的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特点；对于这一問題的認識不正确，就产生了現時共产主义运动中右傾机会主义的派別。共产国际与右傾机会主义者对这一問題的主要分歧点，就在于：共产国际肯定，“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增長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劇烈的时期，此时期的矛盾將要达到偉大的階級冲突，將要达到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將要达到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浪潮之發展，將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見“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体會議的政治決議”）以布哈林为首領的右傾机会主义者則以为“第三时期具有組織的资本主义的时期”，是“资本主义的新的工業革命的时期”（美国罗佛斯通），至少是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二时期没有什么真正区别的时期（維它同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上，就認為沒有第三时期，但同时以为在決議上写下也無妨）。立三同志怎样估計第三时期的特点呢？他在一二二期“紅旗”上所写的“第三时期与中国革命”这篇文章中說：“第三时期是普遍的世界资本主义

危机的时期。”事实上，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並不能作为第三时期的特点；因为“从帝国主义大战，特别是从苏联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日起，在资本主义發展中已經开始了新的阶段——总危机的阶段”。（見莫洛托夫同志在联共第十六次大会上的报告）立三同志把普遍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作为第三时期的特点，实际上更是否認了第三时期。第三时期不簡單地是繼續表現着战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而是“在这个总的危机的基础之上，开展着現时的經濟危机”。（見以上莫洛托夫报告）“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更加剧烈更加尖銳的时期，是资本主义暫时的局部的稳定更加动摇、更加腐蝕而走向完全崩溃的时期。”

由此，可見立三同志对于第三时期的估計的观点，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右的机会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根本否認和取消了第三时期的特質。此外，立三同志在这个問題上，又把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与整个帝国主义时期甚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把第三时期看成“超帝国主义”的阶段，因之便否認“资本主义發展絕对的規律——不平衡規律”（列宁）能应用于战后资本主义的第三时期。

二、对第三时期与资本主义發展不平衡

規律問題的了解

立三同志沒有托洛茨基那样的“勇敢”，不敢公然否認列宁的资本主义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只好躲在“第三时期”的这一面盾牌的掩护之下，来否認帝国主义發展不平衡。他在一二三期“红旗”上所写的“资本主义不平衡發展与世界革命”一文中說：“現在列宁之资本主义發展不平衡的分析，在目前世界资本主义之各种不同的